鸿飞那复计东西

——苏轼陈州行迹及诗文探踪

耿险峰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北宋嘉祐六年(1061 年),苏轼赴任大理评事、签书陕西凤翔府判官,途经渑池,触景生情,写下这首七绝,宿命般地成为苏轼一生的写照。苏轼一生始终处于北宋朝政的漩涡之中,熙宁变法、元祐更化,无一幸免。“由陈赴杭”“道出陈州”“过陈知颍”……身如不系之舟,形似天地飞鸿,衣袂飘飘,▮▮袅袅。所有这些,都可以从陈州行迹和有关诗文中窥见一斑。

一、何必择所安,滔滔天下是:熙宁变法,由陈赴杭

北宋嘉祐元年(1056 年)的春天,十九岁的苏轼第一次离开家乡眉州眉山,远赴京都汴京参加科考。考场上,其《刑赏忠厚之至论》深获主考官欧阳修赏识,和其弟苏辙一同高中进士,并获赞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嘉祐六年(1061 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在文人地位极高的大宋王朝,苏轼一时声名大噪,文动京师。然而,命运多舛,初入仕途便遇到了官宦生涯的第一个劲敌,人称“拗相公”的王安石。当时,王室积贫积弱,国库空虚,军备废弛,贵族腐败。变法改革,富国强兵,成为执政者的心中渴盼。公元 1067 年,年轻的神宗继位,颇思作为,任用翰林学士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以图迅速改变北宋王朝的困境。但是,宋神宗求变心切,急于改变,推行新法勇猛有余而效力不足,反而加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朝廷内外为此掀起了论战。司马光、范镇、富弼、韩琦等一些贤德干练的老臣对王安石的变法进行公开反对,无果之下,相继告老,或去位或归隐。困扰之时,苏轼应神宗的征询意见,品评科举变法。时年三十二岁的苏轼,无视其他,雄辩滔滔,批评朝廷“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嘉勉他敢言,称之“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受神宗鼓励,熙宁四年(1071 年)二月苏轼进《上神宗皇帝书》、三月进《再上皇帝书》等,针砭新政:“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事实上,苏轼并非守旧派,也赞成“丰财”“强兵”和限制贵族官僚子弟荫补官职而进行“择吏”的革新主张。然而,毕竟其言论引发了与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党人的冲突。苏轼锋芒毕露,不思进退,进而又作《拟进士对试策》一道,讥讽神宗皇帝。王安石党人藉此大怒,御史知杂事借机诬奏苏轼居丧期间,往复贾贩,神宗皇帝诏湖北运司查核,穷治无所得。然而,苏轼对御史的弹劾、诬陷皆不屑于置辩,任凭朝廷专员调查、核实,心无旁骛,仅仅要求出朝任职以避开此事。

上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不可,拟通判颍州,上又批出,改通判杭州。然轼自此留京师几一载。明年夏末秋初,乃出都,由陈赴杭。(咸淳《临安志》)

熙宁四年(1071 年)七月,苏轼携家眷离京前往杭州赴任。宋时,外任杭州行水路,在汴京汴河乘舟,经金水河、过惠民河、穿蔡河、入颍水,而后折入淮河、大运河到杭州,陈州乃途经之地。苏轼弟弟苏辙(字子由),因反对王安石颁行的青苗法和市易法,已先于上年履任“陈州教授”。(“教授”,宋时学官名,掌管各地学校课试的学官)此时,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已分别一年有余。苏轼通判杭州,到陈州看望弟弟苏辙,盘桓小住便成为其赴任的行程之一。

自汴入陈,顺流而下,河道蜿蜒,碧水清冽,游鱼穿行其里,白鹭翔飞其上。散落的村舍、低矮的茅店,以及稀稀落落的果树点缀堤岸。晨光熹微,炊烟袅袅,蝉鸣其间。这对于自幼生长在大山深处的苏轼来说,眼前的一切,都充满着生命的律动。一时间,诗才横溢,诗意纵横,他拿起笔,伏在船头,一幅幅诗意的陈州田园图景呈现在面前:

出都来陈,所乘船上有题小诗八首,不知何人,有感于余心者,聊为和之。

其一:蛙鸣青草泊,蝉噪垂杨浦。
吾行亦偶然,及此新过雨。
其二:鸟乐忘置罘,鱼乐忘钩饵。
何必择所安,滔滔天下是。
其三:烟火动村落,晨光尚熹微。
田园处处好,渊明胡不归。
其四:我行无疾徐,轻楫信溶漾。
船留村市闹,闸发寒波涨。
其五:舟人苦炎热,宿此乔木湾。
清月未及上,黑云如颓山。
其六:万窍号地籁,冲风散天池。
喧豗瞬息间,还挂斗与箕。
其七:颍水非汉水,亦作蒲萄绿。
恨无襄阳儿,令唱铜鞮曲。
其八:我诗虽云拙,心平声韵和。
年来烦恼尽,古井无由波。

泊舟上岸,弟弟苏辙早已在码头恭候。执手相望,兄弟同声感慨,韶华易逝。此番意境从《满江红》词中可窥一斑:

一樽酒,黄河侧。无限事,从头说。相看恍如昨,许多年月。衣上旧痕余苦泪,眉上喜气占黄色。便与君池上觅残春,花如雪。(苏轼《栾城集·逍遥堂会宿·叙》)

共饮于柳湖之侧,追忆逝水流年,苏轼在陈州逗留了七十多天。苏轼兄弟畅游柳湖,幅巾轻履,小舟飞棹,来去如梭,齐唱《采菱歌》。

然而,宦途受挫,不免怨叹,但苏轼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如何宽慰弟弟苏辙。苏辙作《柳湖感物》诗抒发心中苦闷,苏轼则以杜甫昔年流落东屯的困境相喻,以柳喻理,劝诫弟弟顺应四时,修身养性,隐忍坚韧,做一个贤良有骨气的人。诗人情真、诗语殷殷,呢喃中不仅倾注着兄长的关爱之情,而且从阴晴、朝昏、风雪、四季等角度,勾勒出柳湖岸边浓翠清荫、疏影摇月、娇姿濯春、风翻雪阵的丰韵:

忆昔子美在东屯,
数间茅屋苍山根。
嘲吟草木调蛮獠,
欲与猿鸟争啾喧。
子今憔悴众所弃,
驱马独出无往还。
惟有柳湖万株柳,
清阴与子供朝昏。
胡为讥评不少借,
生意凌挫难为繁。
柳虽无言不解愠,
世俗乍见应怳然。
娇姿共爱春濯濯,
岂问空腹修蛇蟠。
朝看浓翠傲炎赫,
夜爱疏影摇清圆。
风翻雪阵春絮乱,
蠹响啄木秋声坚。
四时盛衰各有态,
摇落凄怆惊寒温。
南山孤松积雪底,
抱冻不死谁复贤。
——苏轼赋作《和次韵子由柳湖感物》

“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苏轼《颍州初别子由》)陈州相聚,天伦之乐冲淡了苏轼的郁忧,欣然接受弟弟的请求:“过秋风”之后再走(“过秋风”,是指立秋之后,我国北方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小北风带来丝丝凉意,天气逐渐转凉,并迎来传统的中秋佳节)。

熙宁四年的中秋月夜,苏轼与弟苏辙及其家人共度“月夕”。面对良辰美景,苏轼感慨颇多:母亲早逝,前妻王弗和父亲苏洵已相继过世经年,兄弟二人也有一年多未曾见面;弟弟子女众多,生活窘迫;长子苏迈已经十二岁、二子苏迨也亦一周岁了;自己将要外任杭州,此别千里,不知何日再相聚、聚时又将是何种光景……中秋之夜,皓月当空,临湖而睹,柳水之间,镜影沉璧。庭院之中,香案早设,月饼、西瓜、苹果、红枣、李子、葡萄等祭品一应俱全。月光之下,红烛高燃,全家人依次焚香拜月,闭目念出心愿,祈求月亮神的护佑。

陈州小住,苏轼赏心怡情,“朝看浓翠傲炎赫,夜爱疏影摇清圆”,更那堪,故友新知吟咏间。

时值观文殿学士、新知河南府张方平知陈州。张方平,字安道,号“乐全居士”,为仁宗、英宗、神宗三朝重臣,曾三入承明,出典十州。早在仁宗至和二年(1055 年),父亲苏洵携苏轼兄弟游学成都,时任知州的张方平初识苏轼,惊为“人间骐骥”,“待以国士”(苏辙《栾城后集》)“不以其隙为嫌口,乃作书办装,使人送入京师,谒文忠”(叶梦得《避暑录话》)苏轼今日入境陈州,叩府进衙,拜会知州张方平可谓是风水之合。宦游无根,突兀来去,月下杯盘,陋舍小酌;畅谈往事,相携游赏,日相唱和,几多风雅。彼时,张方平研读杜工部诗,感于时风,寓怀吟咏,书就《读杜工部诗》;苏轼工于《大雅》,《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作和,字字深稳,句句飞动,颇得杜甫之神:

大雅初微缺,流风困暴豪。
张为词客赋,变作楚臣骚。
辗转更崩坏,纷纶阅俊髦。
地偏蕃怪产,源失乱狂涛。
粉黛迷真色,鱼虾易豢牢。
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
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
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
尘暗人亡鹿,溟翻帝斩鳌。
艰危思李牧,述作谢王褒。
失意各千里,哀鸣闻九皋。
骑鲸遁沧海,捋虎得绨袍。
巨笔屠龙手,微官似马曹。
迂疏无事业,醉饱死游邀。
简牍仅刑在,儿童篆刻劳。
今谁主文宇,公合把旌旄。
开卷遥相忆,知音两不遭。
般斤思郢质,鲵化陋儵濠。
恨我无佳句,时蒙致白醪。
殷勤理黄菊,未遣没蓬蒿。

幸福是短暂的,友情是永恒的。熙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张方平迁南都留台。苏轼深受张方平喜爱,因其横溢才华、个性爽直,亦正如此,甚为张方平忧虑,其在《送苏学士钱塘监郡》诗中殷殷叮咛:“地邻沧海莫东望,且作阮公远是非”,劝其像阮籍一样,或闭门读书,或登山临水,明哲保身,远离是非。柳湖静默,满满离情。依依惜别中,苏轼作《送张安道赴南都留台》诗送别,期约“从公当有时”:

我公古仙伯,超然美门姿。
偶怀济物志,遂为世所縻。
黄龙游帝郊,箫韶凤来仪。
终然反溟极,岂复安笼池。
出入四十年,忧患未尝辞。
一言有归意,阖府谅莫移。
吾君信英睿,搜士及芽茨。
无人长者侧,何以安子思。
归来扫一室,虚白以自怡。
游于物之初,世俗安得知。
我亦世味薄,因循鬓生丝。
出处良细事,从公当有时。

当是时,后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字文潜,外祖父李宗易,陈州人氏)“游学于陈”:

张耒青年时代游学陈州,以学识受知于学官苏辙,因而得从于苏轼门下。(中华书局《张耒集》)

“因得从轼游,轼亦深知之。”(《宋史·张耒传》)苏轼称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苏轼《答张文潜书》)在苏轼的奖挹提携下,张耒和黄庭坚、秦观、晁补之一时并有文名,世称“苏门四学士”。然而,尽管四学士并称,但对张耒的学识、文章风格,苏轼更为看重,与秦观相较,多次盛赞,在《太息送秦少章》曰:

张文潜、秦少游,此两人者,士之超逸绝尘者也,非独吾云尔。二三子亦自以为莫及也。士骇于所未闻不能无异同故纷纷之言常及吾与二子吾策之审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

“眼看时事力难胜”“迟钝终须投劾去”(苏轼《初到杭州寄子由二首》)官差在身,苏轼终将远谪。“九月,离陈州,弟辙送至颍州。”(孔凡礼《苏轼年谱》)在颍州,兄弟二人难分难舍,在归野老臣欧阳修的相伴之下,又盘桓逡巡了半月有余,而后依依惜别。苏轼登舟走颍水入淮,苏辙将自回陈州。苏轼生性喜聚不喜散,眼见得亲兄弟又要挥手自兹去,宦海漂泊,别泪滴清颍。那天夜里,苏轼作《颍州初别子由二首》,足以显示其心境,其一:

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颍。
留连知无益,惜此须臾景。
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
念子似先君,木讷刚且静。
寡词真吉人,介石乃机警。
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
有如醉且坠,幸未伤辄醒。
从今得闲暇,默坐消日永。
作诗解子忧,持用日三省。

离陈后,孤旅杭州,每每想起身在陈州的弟弟苏辙,思绪涌起,苏轼“夜雨对床”,诗赋颇多:作《和子由初到陈州见寄二首次韵》诗相寄,教诲弟弟,读书精进、向上,勿要“懒惰”“疏狂”;接获苏辙诗作《宛丘二咏并序》,幸甚至哉,兴作《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开元寺山茶旧无花今岁盛开》二首诗相酬;弟弟学舍窄小,苏轼作《戏子由》诗,在诙谐和苦涩中抒发对弟弟的惦念……

熙宁九年,苏轼调知密州。节至丙辰中秋,苏轼政事已毕,归至寓所,欢饮达旦,街坊邻里家家萧管,户户歌弦,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他乡谪居,孤独寂寥,望月思亲,忆起和弟弟一家人在陈州度过的融融中秋,遂“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举杯邀月,大醉之中,行云流水,词作《水调歌头》,“兼怀子由”,成为千古绝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②8

(未完待续)

文姜,她来了

柳岸

收到《文姜传》校稿小样,我突然觉得好像还缺点什么?想想,应该是序或者跋之类的东西。照常规,出一本新书作者似乎应该说点什么,说什么呢?对于文姜,我突然想起“尴尬”这个词,这对她的人生来说,似乎再贴切不过。

文姜生于公元前 729 年,卒于公元前 674 年。她是齐僖公女公子,鲁桓公夫人,鲁庄公之母,齐襄公、齐桓公之妹,位列春秋四大美女之首,著名才女,身份甚是尊贵。她的时代是春秋早期,那时“五霸”还没有粉墨登场,秦国刚刚位忝诸侯,晋国君还是晋文公的父亲晋僖公,吴、越蛰伏东南还不见经传,正在崛起的是齐、郑、楚三国,其君主并称春秋“三小霸”。然而,尊贵的齐国女公子文姜,却被刘向的《烈女传》位归“孽嬖传”中,只因她与兄长私通,害死夫君。文姜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被人们认知在刘向的标签下。那么,真实的文姜究竟是何模样?

文姜之名号,“文”为谥号,姜为其姓。古代女子只称姓不称名,文姜名字为何,不见史料。为便于叙述,笔者为她拟名青鸾。“青鸾”为东方神鸟,以此称谓文姜不辱其身。《春秋·左传》在文姜死之前,一直称她为姜氏、夫人姜氏,直到她去世,才出现“葬我小君文姜”。小君是对君夫人的称谓,由此可以断定“文”是她的谥号,而后世的文字史料中,但凡对她的记载,都是以文姜的名号出现。“文”是美谥,有“经纬天地,道德博闻”之意,既然文姜被刘向贴上“孽嬖”的标签,为何还会有“文”的谥号?以笔者拙见,一是她在世的功绩。文姜作为齐国公子,身受齐文化的滋养;继为鲁夫人,又受鲁文化的熏染。她把齐国的治国理念,揉进鲁国政治之中。因而鲁国在桓公、庄公时期,国力最为鼎盛。其次是文姜的“丑闻”,在当时还未有儒教理学等理念的道德约束,同父异母的兄妹乱伦并不稀奇。那时候更多的翁媳、叔侄乱伦,见诸于史料。其三是母凭子贵的时尚,她的儿子鲁庄公是位有威望的国君,其母自然尊贵。文姜,还有一个著名的儿子,就是“三桓”之一的季孙氏始祖——季友。

了解真实的文姜,我们首先看一下她生活的时代——春秋早期。春秋通常是指公元前 770 年平王东迁,至公元前 476 年周敬王驾崩,这段时间。春秋早期“五霸”还未登场,“三小霸”是标志性的符号。“三小霸”中除了文姜之父齐僖公,还有楚武王、郑庄公。楚国地处荆蛮,与中原交集甚少,所以大家对楚武王不甚熟悉。而相对楚武王来说,郑庄公大家非常熟悉,因为高中语文课文“郑伯克段于鄢”,说的就是他。郑国跟周王室关系最近,郑国始封君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庶弟、周幽王的叔叔、郑庄公的爷爷、周王室公卿,随周幽王赴难。平王东迁之后,因郑桓公勤王有功,录其子郑武公为王室公卿。郑武公薨殁,儿子郑庄公即位,亦被录为王室公卿。郑庄公因为母亲和弟弟的算计,不敢离开新郑半步。身为王室公卿,既不当值,亦不朝王,周王很不高兴。由此,郑国和周王室便出现了嫌隙。郑庄公与周王室闹翻,甚是不安,遂向诸侯寻找同盟。而地处边远的齐国,经历了多年的内乱,逐渐安定崛起,齐僖公即位后,励精图治,国力强大。于是,两位雄心勃勃的君主,一拍即合,开始了强强联合,成为春秋早期的小霸主。春秋时期,诸侯联合有两大途径:会盟和联姻。正是这会盟与联姻,文姜的人生旅途,出现了第一桩尴尬之事。

公元前 720 年,郑、齐两国“石门会盟”。会盟时郑庄公带着的郑太子忽和公子▮,齐僖公带着齐太子诸儿和女公子青鸾。此乃郑太子忽与齐公子青鸾第一次见面。虽然齐国女公子的美貌为列国所传颂,然而“石门会盟”时,青鸾九岁,且是女扮男装,并未引起郑太子忽的注意。而齐僖公见到郑太子忽,心生欢喜,主动提出要把女公子嫁给郑太子。郑庄公当然很高兴,当场答应,说回去与太子商议一下,便往齐请婚。可“商议”二字一出笼,事态便出现了逆转。郑太子忽竟然拒绝,这是文姜人生首遇尴尬。

而后,齐国遭遇北戎侵扰,太子忽奉命助齐抗戎,取得大捷。齐僖公大喜,再次提出要公子青鸾嫁给太子忽。太子忽却说,婚姻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不能恃功私婚。理由很牵强,态度很决绝。在当时规制,诸侯一妻九妾,多一女子并非大逆不道,况联姻是扩大政治势力的常见方式,很多太子求之不得,而郑太子忽竟然二次拒婚,实在不可思议。

文姜经受不住太子忽的两次拒婚,一病不起。女公子因被拒婚而患相思病,算是不小的尴尬。她患病期间,哥哥太子诸儿时常探望,二人日久生情。于是,齐僖公禁止诸儿探视。他们当时只是有些暧昧,并未乱伦。而后,文姜嫁给鲁桓公,独享后宫恩宠。十几年,她并未与哥哥太子诸儿见过,而太子诸儿也已即位为君,史称齐襄公。齐国与鲁国的关系微妙,不能赘述。齐襄公为霸起,欲与周王室联姻。依照礼制周王嫁女需诸侯主持婚礼,故周王下令鲁桓公往齐做媒。文姜自出嫁还未回国归宁,想借机与夫君一起回一趟娘家,这也并非过分之请。而鲁大夫却力谏鲁桓公,勿偕夫人同往。鲁桓公宠爱文姜,不听劝谏,遂偕文姜一起往齐。

不幸的是,鲁桓公此行有去无回。其因是文姜归宁,与哥哥私情迸发,被鲁桓公发现,责骂不休。齐襄公一怒之下,便杀了鲁桓公。齐襄公杀鲁桓公有复杂的原因与背景,然而文姜被责骂却是导火索。鲁桓公毕竟因文姜而毙命。由此,文姜陷入人生最大的尴尬之中。她该如何面对儿子,面对鲁国臣民?她自觉无颜回鲁,只好暂居齐国。

鲁桓公死后,太子同即位。文姜身为国母,不能一直住在仇国。鲁国遣使来齐奉迎,她不得已回到鲁国。可是回国途中,她依然觉得羞愧难当,无颜回到鲁城曲阜,便住在齐、鲁交界的祝丘。

文姜不但生前遭遇很多尴尬,死后也面临诸多尴尬。齐国后世对她似乎不太愿意提起。我往临淄走访时,齐文化研究中心的一位学者玩笑说,如果写无盐娘娘(齐宣王夫人),我们这里的领导会很高兴,还可能给予大力支持,写文姜就说不准了。而后,我到了曲阜,曲阜竟然没有多少人知道文姜这个人,包括一些文化学者,都说不太了解。其实,这就出现了作者的尴尬,写一位地方都不愿提起的历史人物,确实有些吃力不讨好。很多人可能会问,既然如此,为何还要写文姜?为了“春秋名姝”系列的整体性,“四位传奇女——一部春秋史”,而文姜正是春秋早期的那位传奇女子。文姜身上体现出了人性的复杂、性格的多变、文化的多彩、命运的诡异,让我很痴迷。还有,谥号为“文”的文姜,究竟“文”在何处?这是我想探究的。以文姜为载体,展示齐、鲁文化的不同,再现春秋文化的多元,串起春秋早期的历史,不也是很堂皇的理由吗?“以史为鉴”不是优秀文化传承的灵魂吗?所以,我写!

文姜亦有诸多幸运。齐国是一个尊重女性的国度,她的婚姻她可以做主,因为喜欢太子忽,所以父亲便向郑国请婚。遭拒是始料不及的,也是齐国不能左右的。文姜的幸运,还有父亲对她的溺爱。不但为她向郑国请婚,而且还把她嫁给了鲁桓公。以当世的观点看,她嫁给鲁国君,远强嫁给当时郑太子。所以,她遭太子拒婚的尴尬却成就了她为君夫人的幸运。文姜因为遭郑拒婚患病,所以在她出嫁时,父亲亲自把她送到鲁国。为此,齐僖公饱受世人诟病。文姜更大的幸运,是深受鲁侯恩宠。儿子一生下,就被立为太子。鲁桓公死后,文姜的儿子太子同即位为君,就是赫赫有名的鲁庄公。身世显赫的文姜,对鲁国的影响很大。

《春秋·左传》梳清了文姜一生的脉络,从郑太子拒婚到鲁侯请婚,以及后来出嫁、归宁,多次往返齐、鲁等等,都有记载。而大部分是记载她去齐国,还有莒国,这些记载都是经文,而基本无传。《春秋·左传》经文记载:鲁庄公二年、四年、五年、七年(春、冬),文姜与齐襄公见面;鲁庄公十五年文姜再次去齐,与哥哥齐桓公见面;鲁庄公十九年、二十年文姜到莒国。大家都知道,鲁国是一个重礼的国家,而《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记载的都是国家大事,或者国际大事。为何不厌其烦地记载国君遗孀的活动?如果仅仅是记载她与齐襄公的私情,那么齐襄公死后,齐桓公在位时,她又为何去了齐国?所以,本人度量,她去齐国,一定与国家事务有关。由此可见文姜作为君夫人,或者国母,是参政的。她多次来往齐、鲁,为两国的稳定周旋调停,使鲁国几十年没有大的动荡和战争,这在“春秋无义战”的大背景下,非常难得。包括她晚年两次到莒,也都是为鲁国的稳定而出使。虽然她给鲁国带来了“奇耻大辱”,但她对鲁国的贡献还是不可磨灭的,并得到鲁国上下的认可。文姜作为齐国女公子、鲁国君夫人,在她身上体现了齐文化与鲁文化的融合。齐国与鲁国虽然比邻,而今同属山东省域,山东也因此号称齐鲁大地。但在当时,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诸侯国,无论是治国理念,还是地域风俗,都是截然不同的,因而也造就了不同的文化。鲁国治国理念是“尊尊亲亲”“变俗革礼”“以农为本”,而齐国是“尊贤尚功”“因俗简礼”“农工商并”。鲁国的始封君虽然是周公旦,但周公旦并未就国,治国的是他儿子伯禽。伯禽就国后,三年才安定住鲁国,而后向周公述政。而齐国的始封君太公望,三个月便安定了齐国,随后便向周公述政。《淮南子·齐俗训》中有一段周公旦与太公望的精彩对话,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文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两位始封君都看穿了对方,可谓圣明,然而都无法控制身后。在他们对话三百年后,文姜出现了,齐国鲁国也迎来了最辉煌、最鼎盛的时期。又过了二百年,鲁国三桓持政,内乱不止,鲁国衰微,国君几度流亡。而齐国,姜氏江山易主,陈氏终于取代姜氏为王。世事的繁杂与叵测,天道的神秘与有成,而人不过如草芥一样轻飘。即便是重量级的人物,一样有许多的无奈与悲哀。

文姜的一生,充满了诸多传奇:挑战世俗的故事、无颜面对的尴尬、前无所有的幸运、后世不屑的唾骂、超越当世的认可……文姜,她来了!②8

张振福泥塑作品参展第六届中原(鹤壁)文博会

本报讯(记者 卢好亮 文/图)近日,第六届中原(鹤壁)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鹤壁市召开。

在文博会周口主题展馆,郸城著名泥塑艺术大师张振福现场制作泥人儿。不到 20 分钟,一件“豫东娃”的作品就捏了出来,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看,赞叹不已(如图)。鹤壁广播电视台直播了张振福捏泥人儿的过程。此次文博会张振福共展出泥塑作品 50 件,其中泥人儿 30 件、钧瓷泥塑 20 件。

开幕式上,与会领导参观了张振福泥塑作品展,对张振福跨界创新的钧瓷泥塑作品给予充分肯定。

本届文博会秉承“交易、交流、交融”的宗旨,以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为导向,以促进和拉动文化产业为目标,把交易作为主要功能,重点打响“中原文化”品牌,着力构建辐射全国、影响全球的文化产业交流平台,吸引了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14 个国家、全国 20 个省(区)35 个城市的 435 家企业参会。②8